

三进西藏

□朱全弟

越野车停在樟木宾馆门口,我的心里就嘀咕起来,进去一看,果然,第一次进藏就是下榻此地。不过,那是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,算起来,睽别十六年之久。2014 年 9 月 15 日,终于,我又来了。

平生已有三次进藏记录。第二次进藏,限于拉萨,因为随长征医院朱有华教授为藏族同胞兄弟做一例肾脏移植手术,正是 2004 年的冬季,外面冰天雪地,道路打滑,不能出去,就在拉萨附近转悠。

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,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命题。流水依旧,人事已非,其中深含寓意,我们暂且放下。这次,第三次进藏才是重返,或者说部分与全程“复制”了第一次进藏的所有记忆。从日喀则出发,穿过拉孜、萨迦,进入聂拉木,最后到达樟木。再度入住樟木宾馆,我在大堂门口靠墙的沙发上,那是 1998 年 11 月 3 日傍晚,今次,我坐在相同的地点和位置,又拍了一张照片。

当晚,用餐后,曾力教授就拖我上了当地的出租车,夜探边关友谊大

桥。在当地藏族小伙子的方向盘下,羊肠小道如同一马平川。穿过树木葳蕤被枝干覆压挤占的小路,途中还要通过边防检查,到了,原来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线,印象中就是一条界河,一座桥,一根栏杆,一条烂泥路,关口有一简陋连平房都算不上的门岗。当时,我从这里通过去尼泊尔巴尔比斯小镇,中午在一家饭馆还吃了当地的手抓饭。现在,友谊大桥已经设卡边检,不能进,只能站在大桥旁眺望对面的星火闪烁,山坡上停满了各种卡车,一如我们聂拉木的山间路旁等待通过的贸易集卡。

探路归来,订好车子。翌日清晨,藏族小伙子带来三辆车,出发,奔友谊关,一座美轮美奂的口岸新镇跃然眼前。一条界河水流湍急,飞溅而去,旁边建筑物的墙上攀援的猴群与人共处。接着,我们返身而去,寻找 318 国道 5300 公里的界碑,从昨晚到今天,问了许多人,终于找到,就在回来路上的悬崖边。

回了,人多嘴杂,有说不值,从日喀则开那么长时间的车,走那么远的路,算起来 1000 多公里的路,换

来的就是住了一个晚上。其实,到西藏,看得最多的景色就在路上。想昨天傍晚时分到聂拉木,正是雨季,车子钻进康明桥洞,瀑布飞流,水汽缭绕,一派蒸腾,树木茂盛,有别于一路过来的裸露苍凉。是的,樟木依然道路逼仄,雨天压抑,而我不以为然,两次来到这里,毫无怨言,有的是感怀、感恩、感奋,上苍的有意,朋友的热情,遂成天下此等好事。

在山谷间的泉水流经处,一个拱形的弯势,上面有座桥,背后是大山,我想念第一次进藏为我们开车的藏族青年尼玛旺堆,他有一双凹陷的有神的眼睛,沙哑带着颤音的喉咙,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歌唱,从来没有停止过,就在这里,我和他合影留念,瀑布从高高的山峰倾泻而下。物是人非,尼玛旺堆,我的藏族兄弟,你现在驾车开往何处?

我们一行车队,不全是越野车,不能上珠峰,只能抱憾在珠峰脚下远远观望、猜测、问讯。一块珠峰公园的大门楣已经树立起来,有位道班工人开着压路机车过来了,他说 20 多公里处拍摄珠峰很清楚。当年,

我是在无路之路的乱石堆上驱车到珠峰大本营的,如今不去没有怅惘,因为很可能再去就会抱憾而归。

余下的路,尽是苍凉底色。回来经过拉孜,停车检查,我特意问讯了边防站长也是拉孜县公安局长,他竟然知道前任局长达娃的名字,只说他调往日喀则安监局之类的单位,很多年了。那时,因为定日县援藏干部翻车事故,只有我一人执意前往要跑遍上海援藏干部工作的地方,达娃局长和尼玛旺堆两人一路陪我从日喀则再到江孜、定日。达娃还是神枪手,途中伏在碎石子地上打到了野鸡。

当然,此行西藏和长征医院朱有华教授一起,最高兴的是见到了 10 年前移植肾脏手术的藏族两兄弟:弟弟顿珠多吉和哥哥坚增欧珠。如今,他们非常健康生活也过得很好。最感慨的是,出了贡嘎机场不久就上高速钻隧道。还有,遍布西藏全境的山谷间无处不在的高高耸立的电线杆。不说沸腾,至少不再静默,西藏活了,欣欣向荣的一个高原边疆魅力四射。

葡萄园里的野菜

□龚雪花

在果园的一些边角地带或道路两边,见得最多最可爱的小草应该就是蒲公英了。它有着纤长而密植的根系,稳稳的扎根于大地上,齿状的宽厚叶片席地而长,围着一两根空心却梗直的花茎,许多小小的花瓣组成一朵圆圆的黄色花朵,每一个小花瓣都是一套飞行系统,等到成熟之际,便带着种子脱离母体随风飞去遥远的地方生根发芽。对我们而言,植物的世界如此平静,但它们对宿命的反抗却是最为激烈的;由于必须依附于土壤,它们从生到死,都不得走动,但我们可爱的蒲公英,却是一个会飞的植物,它用自己的翅膀,逃离了宿命的管制,带着千万的种子和希望去到一个更为广阔而丰富的世界。植物竟有如此的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,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?除了它会飞的种子外,蒲公英还是知名的可食用野草,去年的同事龙佳在见到它们后兴奋异常,挖了一堆拿回家,不知道是要晒干了泡茶还是煮汤?

说到吃,就不得不说公园内的其他几种野菜了。灰菜每年都看到,但知道它能吃,还是在读过汪曾祺老先生的《故乡的野草》后,他发现钓鱼台国宾馆的墙壁外长了很多肥嫩的灰菜,便弯腰采了好些,被门卫发现还以为他在埋定时炸弹。他说灰菜有点碱味,很喜欢这种味道。我大概会吃不大惯,园子里也没有人把它当成野菜采来吃,都是当成严重的草害早早锄了去;因为它表面总有一层灰灰的粉,是极易携带白粉病病菌的,如果感染到葡萄上,那就是大害了,所以工人们看到它就赶紧拔掉了。

我觉得马齿苋是长得最圆润水灵的野菜,在春夏之交温暖的葡萄棚里,能经常见到它。它伏地生长,分支众多,不管它的话能占一大片地,茎部鲜艳红紫,叶片鲜亮,肥厚多汁,一看就是好吃的样子,山东人是很爱吃它的。山东同事张晋盼好几次都计划着要采一篮子回去包包子吃,每次见到都要回忆起小时候妈妈在老家包的马齿苋包子,免不了口水直流;让我也心生向往。在我们江西老家的丘陵地带,春天都是到山上去拔野菜,捡蘑菇的。

野菜中荠菜是常见的了。小时候都是挑着篮子,拿着小铲子,一篮子一篮子的往家送,煮烂了喂猪吃,后来才知道,人也是可以吃它的。园子里的其他野菜没有人采,荠菜一定是有人采的;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,同事们最爱拿它包饺子吃,据说烙饼也是非常好吃的,可惜我重来没吃过。每次注意到荠菜都是它根茎结实开满白色小花的样子。就像现在这样,在一簇小花下面,已经孕育了一个个似心形又似三角形的绿色果实了。它的果实很有特点,拉丁语名的意思是牧人的钱包;一根枝上便挂满了一个个小钱包。但荠菜在葡萄树下长多了,却并不是好事,工人的锄头让它们一棵棵倒下。可它并不马上死,即使在粗暴的阳光下,也会坚持一至两日;在倒下的时光里,荠菜会将整个植株的营养供入种子之中,促进种子迅速成熟,脱落,完成植物繁衍生息的伟大使命。每次看到这些带着种子一起倒下的荠菜,我都会停下来默默注视,在我所看不到的时空里,它们在用什么样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力量来对抗死亡呢?

这些随处可见的小生命就盛放在春天的葡萄园里。

自拍自话

春的旋律

□袁 良

我们见过桃花,但没有见过翱翔于天际的桃花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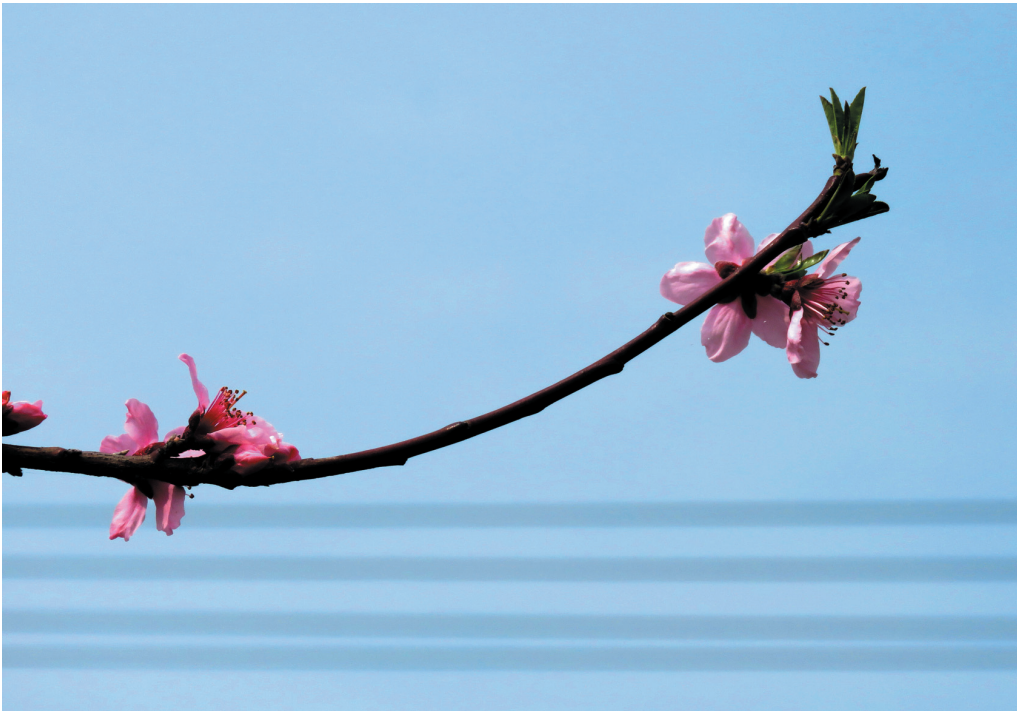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见过翱翔于天际的桃花,但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五线谱。

看着粉粉的桃花,闻着淡淡的幽香,听着窃窃的私语;

我们轻轻地走近她的身边,我们慢慢地在感悟:

这是桃花在对生命的感悟,这是她与泥土相恋后向着蓝天发出的声声呐喊。

醉了!真的醉了!-----一如诗经里说的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!



老彭有话

冲动就是魔鬼

□彭端高

吴中路虹许路口,是我们经常走过的地方,这路口面积之大、车辆之多、管理之复杂,大家都熟知。所以 3 月 11 日这里发生的悲剧,令我们特别震惊。两天后,我们在寒冷的晨雨中看到市民前来献花,依稀觉得那位年轻交警仍然挺立在岗位上,内心万分痛惜。这个悲剧的正反两极,正是我

们熟悉的双方——民警和司机。民警菲盛泉坚守岗位、严格执法,受到人们的钦佩;司机孙浩杰不听从民警指挥、严重违法,受到全社会谴责。其实,孙浩杰最初只是违规,几分钟后才走上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之路。当时他驾车已明显违章,可对于民警执法纠正,抵触十分情绪,正是这种抵触情绪瞬间恶性膨胀,使

这个年轻人失去了理智。在这个以分秒计算的短暂过程中,用得上一句话:冲动就是魔鬼。

对一般人而言,冲动已是坏事的基因;而对司机来说,冲动则更是祸水,称它“魔鬼”也不过分。路人身无寸铁,再冲动也不过头上冒火而已;而司机脚下有车,一旦冲动发疯,这辆汽车就是“魔鬼”。3 月 11

日孙浩杰的红色宝马,就因他的冲动而变成了杀人魔鬼。

我一直认为,有些人是不适合开车的,尤其是那些心态不稳、情绪容易失控的人。这样的人一旦开车,一害自己,二害大众。所以,进行必要的心理测验,应该成为司机考证的项目之一;而懂得心理调节,防止冲动,更是一个司机必备的素质。

□ 微博童话

瞎公鸡

□戴 达

一窝子小鸡孵出来了。有一只蛋没动静。母鸡妈妈继续孵。九九八十一天,蛋越孵越大,还传出了喔喔的鸡叫。又过了九九八十一天,蛋孵得像一只大南瓜,喔喔的鸡叫更响了。奇怪的是,它硬赖黑洞洞的蛋壳里死不出来!母鸡妈妈急了,使劲啄破蛋壳,跳出一只大公鸡!大公鸡在亮光里没几天便死了。它是瞎子。

“面锅里面煮锅盖”

□吕震邦

去镇江,才知镇江饮食三大怪:香醋摆不坏、肴肉不当菜、面锅里面煮锅盖。

今天,说一说第三怪。

“面锅里面煮锅盖”,此处只说民间版的,故事出自清朝年间,与乾隆皇帝下江南有关。

乾隆到了镇江,为了行走自由,他甩开了随从,独自东游西荡,最后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,饥肠辘辘的乾隆,看到一家面馆顾客盈门,便走了进去,在

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。

旧时江南一带的灶台,上面砌有两三口大锅,大锅旁还砌有一两只小汤罐,专为大锅提供热水,上有木盖保温。此时,厨师见走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,就多看了他几眼,一不小心就把汤罐上的木盖碰入了面锅。锅里面汤直翻泡,滚烫滚烫,木盖一时难以取出,顾客又急着等面吃,厨师也就不管锅里的木盖,自个儿下面条、捞面条……

乾隆皇帝饥饿难耐,站起来走到

面锅前,看到了锅里的小木盖,他心里疑惑:下面条也要放木盖?

他没有好意思问,要了一碗面条吃起来,觉得面条十分清香,味道非常美,远胜于宫廷御膳。不久,乾隆侍卫、随从,陆续赶到饭店,这时的厨师,诚惶诚恐,连忙下跪,请皇帝恕罪。乾隆倒没有多问什么,反而赏赐了厨师,表彰了饭馆,又御笔题了字。

从此,镇江“面锅里面煮锅盖”名扬天下!

那天,笔者亲睹“面锅里漂锅盖”

的全过程:一口硕大铁锅,面汤沸腾,波涛滚滚,上面浮着一个小木锅盖,正在“随波逐流”。三位厨师围着铁锅,有条不紊,分别捞面入碗,他们忙得不亦乐乎,我也看得興味盎然。

我询问“木锅盖”的谜。厨师的回答十分简洁:放入杉木锅盖,易除锅里浮沫,面条有清香味;汤漂木盖,面条逐份投入,先后煮熟,不散不粘;木盖保温,面条易熟,面汤不浑、汤不外溢。厨师一语,我茅塞顿开!